

# 英語學習對我國大學生文化認同的影響

—基於某師範大學為樣本校的調查研究—

宋瑋

山東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

\*楊森<sup>1</sup>

山東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概要：**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技能和知識的同時，也必然遇到一個如何正確對待目的語民族文化和母語民族文化的問題，即個體對於兩者不同文化的認同問題。本研究以某師範大學非英語專業和英語專業學生為調查對象，借助附加性、削減性、生產性和分裂性雙語現象理論，探究英語學習對大學生文化認同的影響狀況。

**關鍵字：**英語學習；文化認同；大學生；師範大學

## *The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Influenced by English Learning*

*Wei S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Sen Yang<sup>2</sup>*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Language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culture. English learners definitely face how to properly treat target language culture and native culture when they are learning English. That is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s' cultural identity to two different cultures. With the theoretical basis--- subtractive bilingualism, additive bilingualism and productive bilingualism, English majors of a normal university are being re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ir culture identity.*

**Keywords:** *English Learning; Cultural Identity; University Students; Normal University*

---

<sup>1</sup> 通訊作者

<sup>2</sup> Corresponding author

## 1. 研究背景

“教授一種語言不僅是講授一種交流的工具，語言承載著這個民族千百年來凝聚的文化傳統和智慧。英語國家不斷地推動英語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希望更多地培養能夠理解他們的文化、價值觀和生活方式的人。”（韓震，2013）語言是文化的載體，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技能和知識的同時，也必然遇到一個如何正確對待目的語民族文化和母語民族文化的問題，即個體對於兩種不同文化的認同問題。

原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曾表示“語言和文字是一個民族的標記，中國人必須提高對民族語言的重視。重視外語學習忽視中文教育所產生的不良反應已經逐漸顯現出來。”

中國文字學會會長黃德寬在 2013 年全國兩會期間曾指出外語教育單一化，影響了我國國家語言能力的提升，對我國的文化安全帶來巨大而潛在的威脅。2014 年 7 月中宣部部長劉奇葆在出席中國影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時指出要自覺堅守中華文化立場，以禮敬自豪的態度對待優秀傳統文化。他說：“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以中華文化發展繁榮為條件。在當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各種思想文化交融碰撞，民族的、本土的文化傳統具有不可替代和複製的重要價值，同時也面臨被邊緣、取代、衰落甚至消亡的危險。”

因此，我們需要從語言與文化關係的角度客觀瞭解英語語言的學習對大學生這一群體的文化認同影響的現狀。

## 2. 研究設計

### 2.1 理論依據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家 Wallace E.Lambert 提出的社會心理模式（The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認為第二語言的學習會影響學習者自我認同的轉變，產生“削減性雙語現象”（Subtractive Bilingualism）或“附加性雙語現象”（Additive Bilingualism）（Lambert, 1974）。

前者是指學習者的母語和母語文化認同被目的語和目的語文化認同所取代。第二語言的學習會給學習者的“第一語言”帶來威脅，並使其產生文化身份喪失及疏離的感覺（Gardner, 1985）；後者是指在習得目的語和目的語文化的同時，學習者的母語和母語文化認同得以維持。不給學習者帶來取代或削減第一語言重要性的壓力（Gardner, 1985）。

Lambert 認為，附加性雙語現象比較理想，學習者可以自由地出入於目的語（文化）與母語（文化）之間。

高一虹（1994）借鑒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弗洛姆（Brich Fromm）的“生產性取向”（Productive Orientation）或“生產性性格”（Productive Character）理論，對 26 名“最佳外語學習者”進行了學習經歷訪談。以此調查結果為實驗依據，提出了有別於“削減性雙語現象”和“附加性雙語現象”的“生產性雙語現象”（Productive Bilingualism）或生產性自我認同變化，即在獲得目的語的過程中，母語和目的語的掌握、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理解相得益彰的現象。

母語與目的語水準相得益彰，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認同相互促進和深化，認知、情感、行動能力得以整體提高，達到“1+1>2”的效果。概念框架圖如圖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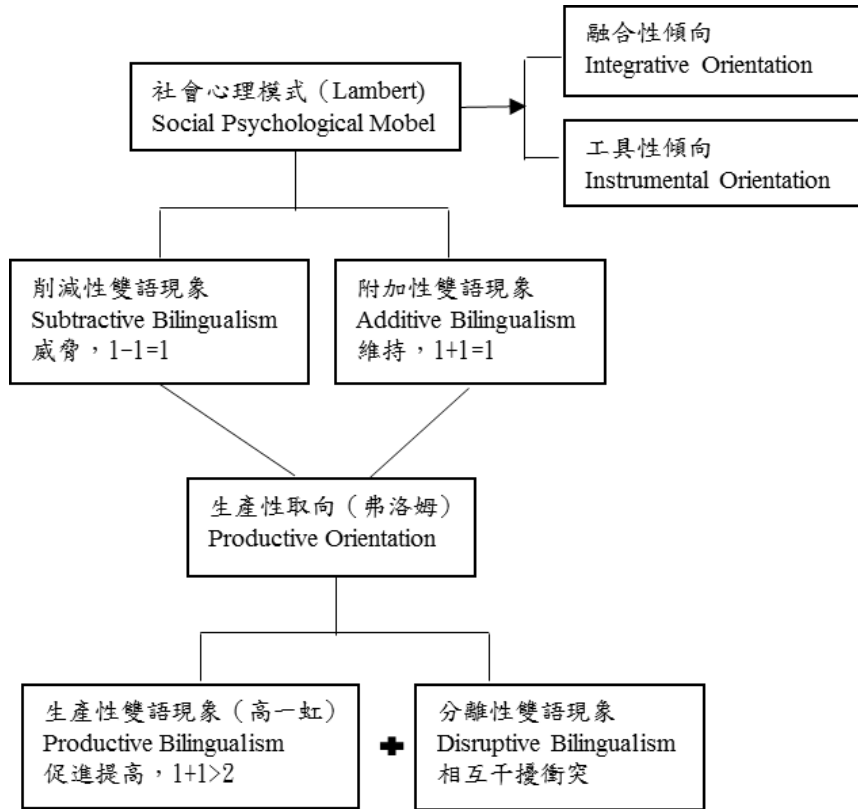


圖 1 有關外語學習者文化認同理論研究的概概念框架

## 2.2 研究假設

- (1) 英語學習影響大學生對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的認同變化
- (2) 學習英語時間越長，母語及其文化觀念被目的語及其文化觀念所取代的程度越高
- (3) “性別”和“家庭背景”不是影響大學生文化認同變化的因素

## 2.3 研究問題

研究問題一：不同專業的非英語專業學生在附加性認同變化、削減性認同變化、生產性認同變化、分裂性認同變化這四個文化認同變化維度上的表現狀況

研究問題二：不同年級的英語專業學生在附加性認同變化、削減性認同變化、生產性認同變化、分裂性認同變化這四個文化認同變化維度上的表現狀況

研究問題三：英語專業學生和非英語專業學生在附加性認同變化、削減性認同變化、生產性認同變化、分裂性認同變化這四個文化認同變化維度上的比較情況

研究問題四：同年級不同性別、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附加性認同變化、削減性認同變化、生產性認同變化、分裂性認同變化這四個文化認同變化維度上是否有顯著性差異。

## 2.4 調查對象

本研究以某省部共建師範類大學 S 大為樣本校，以在校大學生為調查研究物件。大學生群體從中學或小學階段開始接受學校英語教育，一直到大學的專業英語學習或公共英語學習，因此大學生具有多年的英語學習經歷，且大學生長期固定接受學校教育，相對來說純度高，可干擾因素少。

其中，英語專業學生在接觸英語語言和西方文化上毫無疑問無論是在強度上還是廣度上都受到更深的影響。問卷調查部分選取非英語專業大二年級 12 個班即漢語言文學 1 班、日語 1 班、教育學 1 班、思想政治教育 1 班、應用物理 1 班、應用數學 1 班、心理學 1 班、通信工程 1 班、電腦科學與技術 1 班、音樂學 1 班、美術教育 1 班、體育教育 1 班的學生，共計 597 人。專業涵蓋理工文、藝術和非藝術、語言和非語言、師範和非師範等。同時選取接觸英語及其文化時間較長、具有代表性的英語專業大二、大四和研二的學生為調查對象，共計 621 人。

為保證可信度和區分度，非英語專業選取大二年級，英語專業最低年級也選取大二年級，並且每隔兩級設置一個調查樣本等級。問卷調查採用隨機分層抽樣，總樣本量為 1218。

## 2.5 研究工具

根據本文的研究內容和研究目的，本文運用量化的研究方法中的問卷調查法對大學生的文化認同狀況進行研究。所用調查問卷在北京大學高一虹等所用“大學生英語學習動機與自我認同變化的調查”問卷中文化認同部分的基礎上進行了修改和補充。

此問卷包括 5 個維度即附加性變化、削減性變化、生產性變化、分裂性變化和零變化，26 個指標（題目），採用 5 級李克特(Likert)量表，每一題目下有“很不同意”、“不同意”、“說不清”、“同意”、“很同意”五種程度的回答。

研究者首先選取英語專業部分同學進行了樣本量為 50 的預測，並根據預測結果進行適當調整，在問卷信度得到肯定後，進行大樣本量的調查統計，調整後的問卷整體克隆巴赫(Cronbach) Alpha 係數為 0.867，表明具有較高的信度，其評價標準詳見表。具體變數名稱、意義及對應的題號詳見表 1。

表1 Cronbach's Alpha 值評價標準

Cronbach's Alpha信度係數	含義
Cronbach's Alpha $\leq$ 0.3	不可信
0.3<Cronbach's Alpha $\leq$ 0.4	勉強可信
0.4<Cronbach's Alpha $\leq$ 0.5	稍微可信
0.5<Cronbach's Alpha $\leq$ 0.7	可信
0.7<Cronbach's Alpha $\leq$ 0.9	很可信
Cronbach's Alpha $>$ 0.9	十分可信

為保證被試者是受在英語學習的影響下所造成的結果，問卷中每個題目均嚴格限定“英語學習之後”或“在學習英語過程中”條件，以最大限度控制變數。問卷設置從對母語和目的語兩個相反方面的價值觀念、認知理解和行為處理上設

置題目，提高可信度。

表 2 調查問卷變數一覽表

變數名	變數意義解釋	題號
附加性認同變化	並用兩種語言、行為模式及觀念	14、15、22、25
削減性認同變化	母語及其文化觀念被目的語及其文化觀念所取代	9、11、20、24、26
生產性認同變化	母語與目的語水準以及對兩者文化理解力的相互促進	1、3、4、10、12、23
分裂性認同變化	母語與目的語及兩種文化觀念相互干擾，相互衝突	2、6、8、17、19、21
零變化	未發生與英語學習相關的文化認同變化	5、7、13、16、18

## 2.6 研究結果檢測

將回收的所有有效問卷一一輸入 SPSS17.0 進行統計分析。統計資料顯示，本測試所有試題總體克隆巴赫(Cronbach) Alpha 係數為 0.867，說明本調查問卷具有較好的信度。另外，在附加性、削減性、生產性、分裂性每個雙語現象維度上，信度係數分別為 0.631、0.695、0.700、0.725。

關於本問卷測試的效度，表面效度上來說，本問卷中題項內容與待測變數具有相關性，問題表述明確，符合邏輯，各選項設置合理；在內容效度上，根據相關學者理論，對各個維度及其指標進行科學分類，量表所涵蓋的維度能夠全面反映理論所要求的維度。

## 3. 問卷結果分析

### 3.1 問卷調查人口統計學特徵

本問卷調查的對象為 S 大非英語專業大二年級 12 個班的學生和外國語學院英語專業大二、大四和研二的學生，非英語專業發放 618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597 份，有效率為 96.6%。

其中，漢語言文學 44 人，日語 30 人，教育學 50 人，思想政治教育 46 人，應用物理 53 人，應用數學 68 人，心理學 42 人，通信工程 59 人，電腦科學與技術 87 人，音樂學 34 人，美術教育 36 人，體育教育 48 人。

英語專業發放 466 份問卷，回收有效問卷 460 份，有效率為 98.7%。其中，大二 204 人，大四 200 人，研究生 56 人。問卷共發放 1,084 份，回收有效問卷共 1,057 份，總的有效率為 97.5%，均為當堂實施問卷調查。

### 3.2 不同專業學生在各個認同變化上的狀況

從非英語專業與英語專業各年級在不同認同變化上的總均值和柱狀圖可以看出：

第一，非英語各專業之間在各個文化認同變化維度上無顯著性差異。這表明在非英語專業之內不同的認同變化不受專業不同的影響。

表 3 非英語大二年級各專業在不同認同變化上的總均值

	附加性變化	削減性變化	生產性變化	分裂性變化	零變化
漢語言文學	2.68	2.64	2.72	3.00	3.65
日語	2.70	2.68	2.68	2.98	3.67
教育學	2.60	2.75	2.76	3.06	3.66
思政教育	2.67	2.61	2.69	3.07	3.60
應用物理	2.69	2.63	2.77	2.99	3.62
應用數學	2.65	2.76	2.78	3.01	3.64
心理學	2.61	2.73	2.74	2.96	3.61
通信工程	2.73	2.60	2.64	3.05	3.69
電腦科技	2.76	2.62	2.67	3.08	3.68
音樂學	2.69	2.69	2.70	2.97	3.58
美術教育	2.63	2.58	2.73	3.04	3.57
體育教育	2.64	2.62	2.75	3.03	3.60

第二，非英語專業得分最高的是零變化，為 3.63，與其他四個變化維度有顯著性差異。這表明非英語專業學生沒有發生受英語學習影響的文化認同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非英語專業中分裂性變化得分位於其次，得分為 3.02，與附加性變化、削減性變化和生產性變化也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表明非英語專業學生有出現分裂性認同變化的趨勢。

第三，英語專業大二學生得分最高的是分裂性變化，為 3.61，與其他四個變化維度有顯著性差異。這表明英語專業大二學生出現分裂性認同變化，即母語與目的語及母語文化觀念和目的語文化觀念相互干擾，相互衝突。

第四，英語專業大四學生和英語專業研究生得分最高的均是削減性變化，分別為 3.67 和 3.76，與其他四個變化維度有顯著性差異。這表明英語專業大四學生和英語專業研究生出現削減性認同變化，即母語及其文化觀念被目的語及其文化觀念所取代。

表 4 英語專業各年級在不同認同變化上的總均值

	英語專業大二	英語專業大四	英語專業研二
附加性變化	2.73	2.71	2.62
削減性變化	2.75	3.67	3.76
生產性變化	2.76	2.77	2.66
分裂性變化	3.61	2.72	2.63

表 5 非英語專業與英語專業在不同認同變化上的總均值對比

	非英專業總體	英語專業大二	英語專業大四	英語專業研二
附加性變化	2.67	2.73	2.71	2.62
削減性變化	2.66	2.75	3.67	3.76
生產性變化	2.72	2.76	2.77	2.66
分裂性變化	3.02	3.61	2.72	2.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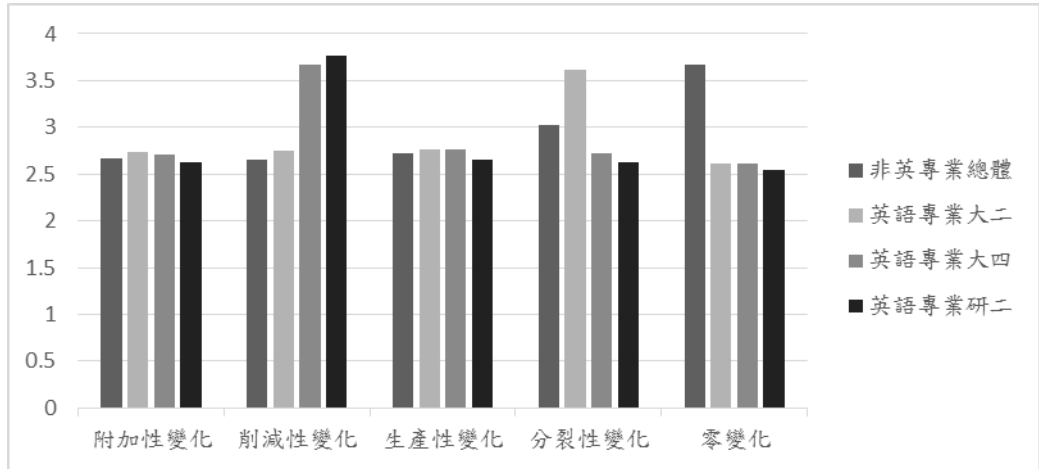


圖 2 非英語專業和英語專業在不同認同變化上的總均值

第五，非英語專業和英語專業各年級在附加性變化和生產性變化上的得分均剛超過半數值，為 2.62~2.77 之間。非英語專業、英語專業大二、大四和研究生之間，在附加性變化維度和生產性變化維度上無顯著性差異。這也與上一點的資料結果從正反兩方面相吻合。這證明問卷的信度是一致的，正反兩方向題目設置較好的反映出受調查者的文化認同變化情況。

第六，英語專業中，從大二學生的分裂性變化到大四、研究生的削減性變化，同時研究生的削減性變化得分高於大四學生，這說明英語學習是有關大學生文化認同變化的一個影響因素。英語學習者隨著英語學習時間的增長，對英語文化的接觸也逐漸增多和深入，似乎越來越融入到西方文化中，對漢語文化更疏忽。學生的漢語及其文化觀念被英語及其文化觀念所取代或相互干擾的趨勢在逐漸增強。因此，為了瞭解非英語專業和英語專業差異性的具體表現，我們採用獨立樣本 T 檢驗方法對非英語專業學生和英語研究生在削減性變化和分裂性變化這兩個維度變化上的所有題目進行分析。因篇幅所限，此處將基本統計量與獨立樣本 T 檢驗結果合併到一個表格，具體資料見表 6 和表 7。

表 6 非英語專業與英語研究生在削減性變化各題目上的基本統計量及獨立樣本 T 檢驗結果

年級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Sig.	Sig. (2-tailed)
第9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2	1.198	0.16	0.001
	英語研究生	56	3.55	0.808	0.064	0.005
(Equal variances assumed)						
第11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1	0.956	0.075	0.017
	英語研究生	56	3.46	1.119	0.15	0.02
(Equal variances not assumed)						
第20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12	0.858	0.115	0.004
	英語研究生	56	3.46	1.02	0.08	0.013
第24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17	1.043	0.082	0
	英語研究生	56	3.54	1.367	0.183	0.04
第26題	非英語專業	597	2.09	0.876	0.117	0.986
	英語研究生	56	1.97	0.879	0.069	0.049

表 7 非英語專業與英語研究生在分裂性變化各題目上的基本統計量及獨立樣本 T 檢驗結果

	年級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第2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12	1.198	0.16
	英語研究生	56	3.46	0.808	0.064
第6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19	0.731	0.098
	英語研究生	56	3.5	0.881	0.069
第8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73	0.992	0.078
	英語研究生	56	3.77	1.221	0.163
第17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18	0.985	0.132
	英語研究生	56	3.81	0.887	0.07
第19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38	0.956	0.075
	英語研究生	56	3.73	1.355	0.181
第21題	非英語專業	597	3.09	1.043	0.082
	英語研究生	56	3.82	1.367	0.183

通過以上資料可以看出非英語專業學生和英語專業研究生在對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不同認同程度的具體表現。

在削減性變化的五個題目上，除第 26 題（“學習英語之後，我非常想改變國籍，成為一個外國人。”）外，非英語專業和研究生均具有顯著性差異：第 9 題 Sig.(2-tailed) $<0.05$ ；第 11 題 Sig.(2-tailed) $<0.05$ ；第 20 題 Sig.(2-tailed) $<0.05$ ；第 24 題 Sig.(2-tailed) $<0.05$ 。第 26 題為核心價值觀層面，這此題上得分均偏低。這說明不管是非英語專業大學生還是英語專業大學生總體上對於英語文化的認同在核心價值觀層面並沒有達到很高的程度。英語研究生在第 9 題“學習英語之後，我開始拒絕中國的一些傳統觀念”、第 11 題“學習英語總是泡在英文當中，寫漢字有時會提筆忘字。”、第 20 題“學習英語之後，有時會感覺某個英文單詞更加能表達自己當時的感受。”和第 24 題“學習英語之後，我非常欣賞西方先進文化，超過我對中國文化的喜好”上的總體得分遠高於非英語專業學生，這表明英語研究生在漢語及中國文化觀念被英語及外語文化觀念所取代的趨勢狀況比非英語專業學生要明顯。

在分裂性變化的六個題目上，非英語專業和研究生均具有顯著性差異：第 2 題 Sig.(2-tailed) $<0.05$ ；第 6 題 Sig.(2-tailed) $<0.05$ ；第 8 題 Sig.(2-tailed) $<0.05$ ；第 17 題 Sig.(2-tailed) $<0.05$ ；第 19 題 Sig.(2-tailed) $<0.05$ ；第 21 題 Sig.(2-tailed) $<0.05$ 。英語研究生在第 2 題“學習英語之後，我有時會糾結於不同的中西方價值觀念之間”、第 6 題“學習英語之後，有時我不知道自己是該更多地展現個人還是歸附集體”、第 8 題“當我往返于中西方行為方式之間時，好像自己被痛苦地撕割成了兩半”、第 17 題“如果我在講漢語時不自覺地夾雜英語，我會對此感覺怪怪的。”、第 19 題“學習英語之後，有時會突然無法用中文表達自己想說的話。”和第 21 題“我在做英譯漢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中文表達很奇怪。”上的總體得分遠高於非英語專業學生，這表明英語研究生在學習英語過程中漢語和英語在相互干擾程度上，以及在這兩種語言背後的文化觀念的相互衝突程度上比非英語專業學生要強烈。



### 3.3 不同性別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各個認同變化上的狀況

為了盡可能排除其他變數對“英語學習”這個變數的影響，提高問卷結果的信度和效度，研究者又分別以“性別”和“家庭因素”這兩個因素作為變數區分單位對非英語專業和英語專業所有學生進行獨立樣本 T 檢驗，具體資料見表 8 和表 9。

表 8 不同性別學生在各個認同變化上的資料

	性別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Sig.(2-tailed)
附加性變化	男	279	2.4558	0.82269	0.12546	0.941
	女	778	2.4654	0.63362	0.02635	
削減性變化	男	279	3.0988	0.73424	0.11197	0.782
	女	778	3.067	0.57114	0.02376	
生產性變化	男	279	2.6	0.75593	0.11528	0.702
	女	778	2.5547	0.5606	0.02332	
分裂性變化	男	279	3.5628	0.7254	0.11062	0.288
	女	778	3.4412	0.57399	0.02387	

從獨立樣本 T 檢驗中的 Sig.(2-tailed)雙測 t 檢驗的概率可以看到，無論是非英語專業還是英語專業，不同性別的學生在附加性變化(0.941)、生產性變化(0.702)、削減性變化(0.782)和分裂性變化(0.288)上，都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表 9 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各個認同變化上的資料

	家庭背景	N	Mea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Sig.(2-tailed)
附加性變化	農村	610	2.4594	0.64372	0.03329	0.799
	城鎮	447	2.4729	0.65484	0.04167	
削減性變化	農村	610	3.0988	0.73424	0.11197	0.782
	城鎮	447	3.067	0.57114	0.02376	
生產性變化	農村	610	2.5369	0.59675	0.03086	0.256
	城鎮	447	2.5895	0.54165	0.03446	
分裂性變化	農村	610	3.4342	0.57144	0.02955	0.421
	城鎮	447	3.4729	0.60743	0.03865	

從獨立樣本 T 檢驗中的 Sig.(2-tailed)雙測 t 檢驗的概率可以看到，無論是非英語專業還是英語專業，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附加性變化(0.799)、生產性變化(0.256)、削減性變化(0.782)和分裂性變化(0.421)上，都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 4. 結論

### 4.1 “英語學習”是影響大學生文化認同變化的一個因素

基於對非英語專業學生和英語專業各年級學生的問卷調查資料和訪談對比結果，研究者發現語言學習即英語學習是對英語學習者關於母語和目的語以及母語文化和目的語文化認同變化影響的一個重要因素。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非英語專業得分最高的是零變化，與其他認同變化維度有顯著性差異。這表

明非英語專業學生沒有發生受英語學習影響的文化認同變化。其次，英語專業中，從大二學生的分裂性變化到大四、研究生的削減性變化，同時研究生的削減性變化得分高於大四學生，這說明英語學習是有關大學生文化認同變化的一個影響因素。第三，在研究中研究者也通過對受調查者性別因素和家庭背景因素的資料分析來盡可能排除其干擾英語學習這個因素的影響。第四，在問卷中和訪談中嚴格限定前提條件如“在學習英語過程中”或“學習英語之後”等，提高調查的信度和效度。

#### 4.2 “性別”和“家庭背景”不是影響大學生文化認同變化的因素

通過研究者分別以“性別”（男/女）和“家庭背景”（農村/城鎮）這兩個因素作為變數區分單位對非英語專業和英語專業所有學生進行獨立樣本 T 檢驗的資料結果分析可知，無論是非英語專業還是英語專業，不同性別的學生在各個認同變化維度上都不具有顯著性差異，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在各個認同變化維度上也都不具有顯著性差異。

#### 4.3 非英語專業中的“不同專業”不是影響大學生文化認同變化的因素

通過問卷調查結果中同年級非英語各專業在不同文化認同變化維度上的總均值和柱狀圖可以看出，非英語各專業之間在各個文化認同變化維度上無顯著性差異。這表明在非英語專業之內不同的認同變化不受專業不同的影響。

#### 4.4 非英語專業學生中出現了一定的文化干擾和衝突

研究者通過調查問卷資料發現，作為非英語專業學生，雖然在英語文化接觸廣度和深度上不如英語專業學生，僅有大學英語的兩年學習和個人興趣的課外拓展，主要以零變化為主，但在其分裂性認同變化維度上數值也較高，這說明非英語專業學生對母語和目的語以及這兩種文化觀念的處理上開始出現了一定的干擾和衝突，這也應當引起我們的注意和警惕。

#### 4.5 學習英語時間越長，英語學習者受目的語文化影響越強

從調查問卷結果中可以看出，無論是非英語專業學生還是英語專業學生，受英語學習的影響，均明顯產生分裂性變化和削減性變化，並且隨著年級的增長這種削減性變化和分裂性變化逐漸增強。與此相對，在附加性變化和生產性變化上的得分僅僅剛超過半數值。同時，英語專業研究生與非英語專業學生在削減性變化和分裂性變化上均存在顯著性差異。這表明英語學習者隨著英語學習時間的增長，對英語文化的接觸也逐漸增多和深入，學生的漢語及其文化觀念被英語及其文化觀念所取代或相互干擾的趨勢在逐漸增強。這種變化主要受個體所接受的西方文化影響。

通過以上研究結果，研究者認為我們還是不能放鬆警惕，要防止英語文化帝國主義對民族核心文化的漸進式威脅。當人們的需求由低向高遞進時，人們在第一層次上對母語文化認同的降低就有可能逐步威脅到對較高層次上的文化認同。（陳新仁，2008）某些看似不威脅中國文化的英語文化不斷滲透，最終可能會對大學生思想內隱的形成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西方文化將自身帶有的價值觀以各種形式包裹起來，隱含的意識形態透過多種途徑滲透進大學生的生活當中，大學

生的思想在自身需要和外部環境二者同時作用下形成。內隱形成在受外部影響而不自知、無意識的情況下，潛在地對大學生本身行為具有影響作用，經過一段時間的積累就可以固化成為大學生的有意識行為的過程，並持續不斷地影響著大學生思想的內隱形成。高校教育者應重視語言學習的影響及其發展的複雜性。將英語教育定位為素質教育而不僅僅是技能教育，呼籲教育者正視英語學習過程中產生的文化認同變化，平和的接受並積極引導。加強外語教育中的母語文化體認，促進母語文化認同與全球認同的“生產性”認同發展。

### 參考文獻

- Gardner R. C.: “Social psychology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motivation”, London: Edward Arnold (1985)
- Lambert W. E.: “Culture and language as factor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F. E. Aboud & R. D. Meade (eds.) Cultural factors in learning and education. Bellingham, Washington: Fifth Western Washington Symposium on Learning (1974)
- 陳新仁 “全球化語境下的外語教育與民族認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 高一虹 “生產性雙語現象考察” 《外語教學與研究》，01，pp.59-64(1994)
- 韓震 “中國夢的國家認同與文化認同”，北京日報，07-08017 (2013)